听李迪说“哎约喂”

□黄传会

“哎哟喂，在干什么呢？”

“正在哎哟喂呢！”

“哎哟喂得怎么样了？”

“还挺顺，继续哎哟喂呀……”

接着，电话里便传来李迪爽朗的笑声。

李迪的作品里喜欢用“哎哟喂”，表示愉快、惊奇、感叹……

所以，有时候通电话，我经常用“哎哟喂”与他调侃一番。

近几年，因为报告文学我与李迪走到了一起。他每有新作发表，都要第一时间与我分享，我们交谈最多的是报告文学。

春节前，与他通电话：“哎哟喂，在哪儿呢？”

“我在十八洞采访呢。”

我知道他领受了创作湘西十八洞村精准脱贫的报告文学，但没想到天寒地冻的这个时候他会跑去十八洞村采访。

“采访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我整天走村串寨，这里发生的巨变，这里的每个人物，这里的每件事情都让我感动、激动……”

他给我讲了几位村民的命运，说着说着，居然在电话那头号啕大哭，我一下子被深深地触动了。平日里，与作家朋友交谈采访感受，热泪盈眶者有，激情澎湃者有，然而，为人物命运号啕大哭者，仅李迪也。

春节后，忽然接到李迪电话：“这回坏了。”我一惊：“出什么事了？”“腰动不了了，每天得躺着。”“怎么突然就出问题了？”“可能是年前去十八洞采访，在山上住了小半个月，阴雨加上阴冷，腰受寒了。”那段日子，我们三天两头通电话，他心里起急，说：“这可怎么办？再这样躺着，任务就完不成了。”后来情况慢慢好转，他告诉我，可以起来了，在屋里走走，然后坐下来写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这回写十八洞，书名依然简单明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隔几天，他会兴奋地告诉我：又完成两个故事了，只剩下八个故事了、五个故事了、三个故事了……我为他高兴，同时也提醒他：一把年纪了，得悠着点儿。

5月24日，忽然接到李迪发来的短信，说是入住301医院，准备动心脏手术。哎哟喂，一直生龙活虎、激情四射的“红衣少男”，怎么说动手术就动手术？

接下来便是波起浪涌、惊心动魄。手术成功了，却又感染了，体温刚刚降下，却又入重症监护室……我只能暗中为他鼓劲：李迪兄，写报告文学的都是硬汉子，你可要挺住啊，千万！千万！

那夜，突然传来李迪病危的消息，赶紧询问他的挚友，挚友说：看来已无回天之力，我们正在为他准备讣告……

此时，窗外电闪雷鸣，一场雷暴正在袭击京城大地。我也快崩溃了！

我打开电脑，敲出了《忆李迪》这个题目。文友一场，必须写点儿什么。刚开了个头，却又打住了。尽管李迪凶多吉少，但要是能起死回生，我这岂不是大不敬吗？我祈盼他能起死回生，期待奇迹在李迪的生命中出现，渴望早日再听到一声“哎哟喂”……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像一座大山轰然倒下似的，李迪还是走了。

李迪走了，他是为报告文学累倒的。

李迪走了，再也听不到他说“哎哟喂”了！

两年前，在公安出版社参加李迪的《深圳警察故事》研讨会，那天，他穿着一件红色衬衫，精神焕发。我说：“看见李迪大哥穿红色衬衫，像是一面旗帜在我的眼前飘拂，你是我们报告文学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啊！”李迪说：“茫茫人海，我怕被淹没了，所以我穿红袄绿裤，打扮得鲜亮一些，让大家记住我。其实，我这是自卑啊！”众人大笑。不，不是自卑，李迪兄啊，你这是自信！

在李迪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特质。他爱国忧民，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我们的祖国、对于人民大众，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他曾经对我深切地说：“我就是一生一世都要为人民写作。”他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千载难逢的时代，是报告文学作家之所幸。”他对生活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为了写出时代的颂歌，曾七上丹东、六下无锡、三季走过九省、数月往返永和、走遍十八洞村村寨寨。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用双脚走出来的，是用自己的心血凝结成的。

李迪原先写小说，但近年来，他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报告文学上，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他对报告文学这个独特的文体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见解，并用自己的作品实践之。

报刊上经常有关于“散文”“纪实文学”“非虚构”“报告文学”之间的争论。李迪说，我们不必去给报告文学下个什么定义，报告文学必须是真实的无可争辩，关键的是报告文学还必须是“文学”的。

他对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的“假大空”、急功近利和图解政治口号表示担忧。他说：“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报告文学没有文学性，必将遭诟病，这种文体也必然被式微。他还说：现在每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铺天盖地，但真正有文学品位的，真正耐读的，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报告文学”却凤毛麟角。

李迪亲力亲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弘扬、倡导、呼吁、推广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我理解，李迪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追求，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讲好故事。

有人说：写小说就是讲好故事。其实，报告文学也是如此。好的报告文学也是讲好故事。李迪这几年的作品都是在讲故事，《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听李迪讲中国警察的故事》《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加油站的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李迪说：“我的书名都叫故事，这不是图省事，我就是个讲故事的，讲好故事是作家一辈子的事。”

西部某省邀请他去写精准扶贫，希望他能写出厚重的大部头。他未置可否，却一头扎进一个贫困村里，通过窦老汉从种麦子到种玉米，再换种核桃，由于观念的变化，终于摘下了世世代代戴在头上的贫困帽子。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故事，却被李迪叙说得一波三折，环环相扣。《三十里那个干沟沟九十九道坎儿》一经发表，赞声如潮。

李迪外出采访，一听到故事就不走了。2012年他去新疆塔里木油田，在穿越大沙漠时，他被路旁一座不起眼的水井房吸引住了。一位农民工和他妻子在这条“流动公路”上守护了十余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不仅留了下来，后来还去了三次，写出了脍炙人口的《004号水井房》。2018年，李迪随团去山西永和县采访，走着走着，他不走了，他被永和人民脱贫攻坚的壮举所感染。他留了下来，“深扎”于大山与乡亲们之中，奉献出了《永和人家的故事》。

李迪是位讲故事高手，这些故事来自于生活。丰富多彩的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矿藏”。

一些在常人看来平淡无奇的事儿，他却能用独特的视角，精彩的语言，写出生动的故事来，让你读得欲罢不能。

二是写活人物。

李迪报告文学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他写过的警察起码有上百个，但每个警察都有个性，绝无雷同。那是他从采访过的几百个警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既然是精英，必定有个性。他写《加油站的故事》，采访了73个加油站、163个加油员，最后选出40个人的故事。

李　迪

“奔走在加油机之间是你的常态；‘您好，欢迎光临！’是你每日不离的话语；轮换吃饭是你工间惟一的休息；打扫卫生是你收工的必修课。”短短数语，一位加油员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李迪去永和采访，路过街角，看见一位修车人，凭他的直觉，这一定是位退伍军人，一问，果不其然。三天下来，两人成了朋友。每次经过街口，李迪总要问询几句，当得知今儿个生意不错，李迪高兴；当听说一天只来了一两个修车的，李迪沮丧。买来一包当地的小吃“干个烂”，悄悄地放在他的工具箱旁。《老李修车》写得情真意切，悲天悯人。李迪已经将老李当作自己的战友和亲人。

李迪写作时，不喜欢有人打扰他。妻子魏老师经常听见他在书房里有时候笑有时候哭。魏老师怕他伤身体，在屋外劝他：“老李啊，你不能太激动，这样会伤身体的……”李迪是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在写作，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所以才能写活了人物。

李迪笔下的人物都是小人物，都是芸芸众生。为什么他总是在关注着他们，因为他们总能触碰到人性最柔软的部分……

三是语言精彩。

李迪说：“语言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没有好语言，写不出好作品。”

他在给鲁院学员讲课时说：文章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短句，要有悬念、包袱，能吸引着读者往下读。

“这道坎儿，他不止一次踩过。”“我明天就要搬家了，连人带狗。”“你没听错，是巴掌的掌。呵呵，一个巴掌拍不响。”“捅破天花板？好吓人！”这些都是李迪作品的第一句话，吸引你非读下去不可。

李迪作品的语言生动、鲜活，很少用形容词、定语，极少虚话、套话、“新华体”，短句多，少用甚至不用长句子。他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完全是人物自身说出来的，警察像警察、农民工像农民工、加油员像加油员，而不是作家“自造的”。这得益于他贴近生活，观察仔细，打磨用心。

李迪还常常借用一些网络语言、百姓口语，如“哇塞”“哎哟喂”“屁股冒烟儿，溜了”“人还没说话，哗啦啦，一笸箩红枣就倒在炕上了”等。

李迪在初夏时节走了。

我想用8个字来形容李迪：“热烈似火，灵敏如鹿”。李迪对生命的态度和他的生命状态，永远“热烈似火”；“灵敏如鹿”是说李迪的笔下功夫，似鹿般灵巧敏捷，鲜活生动。

尽管再也听不到李迪说“哎哟喂”了，但我们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还得继续“哎哟喂”，永远“哎哟喂”……

李迪于我，亦师亦友

□孙晓青

作为老师，李迪的为人，李迪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创作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能够尊他为师，像他那样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对待读者，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作为战友，我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又有着同守一方国土的荣耀，彼此知根知底，相敬相助。所以我非常认同铁凝主席的评价，李迪的确是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著名作家。

我和李迪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北京奔赴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70年代初又分别从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应征入伍，他去了原14军某师，我在当地边防部队；他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而我开启了军事新闻的生涯。

那时，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李迪的名气随着他多产的作品越来越大，越传越远，成为我以及当年许多部队新闻干事非常尊崇的人物。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兵之前李迪在生产兵团的境遇很不好，由于说了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的话，被搞极左的人抓住了把柄。但是渴望延揽人才的部队发现了他的作品，顶着政治压力悄悄把他招入部队，保护起来。当年李迪的班长后来成长为将军，他曾经跟我打趣说：李迪这小子，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兵，但是他正直、聪明、有思想、有才华，是个难得的人才。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李迪的军旅生涯过得很开心，很充实，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尽心尽力，也格外勤奋，所以他出手便是高起点，写了很多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包括1980年在《解放军报》连载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那是军报的长征副刊第一次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小说，前后20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报纸只有四个版，能够每天拿出几千字刊载文艺作品，军报也算开创了先例。

李迪的文学道路起步于他的兵之初。在大量创作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人民军队的诸多优良传统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培育了他忠诚、勇敢、刚强、务实，甚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军人品格，铸牢了他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生追求的思想根基。我觉得，尽管李迪后来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成就越来越大，但他的文学道路的第一桶金是在部队掘到的。解析这些年他广受赞誉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这桶金中找到积淀。

比如，李迪的真情写作是在部队孕育的。

李迪对部队感情很深，终身以自己是军中一员而自豪。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年是身在部队写部队，从战士起就在军报发表小说散文，离开部队几十年以后，还是一见军营就心跳，逮住机会就往部队跑。凡是军报的约稿，他从不推诿。2013年，军报长征副刊开设“士兵面孔”专栏，因为赞赏李迪的文章风格，所以想请他写一篇文章作为范文，为文学作品更好地贴近官兵做个示范。李迪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就跑到原济南军区一个处在深山沟里的弹药仓库，在那儿住下来，和基层官兵交上朋友，写出讴歌这些默默无闻官兵的报告文学《樱桃沟里樱桃红》，在军报发了一个整版的报告文学，广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后来，他写过一篇创作谈，其中就讲到这次深入生活发现的一个细节：当时仓库里有一个老兵，因为家庭等原因想退伍回乡，和家人团聚。上级同意后，他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准备把栽在花盆里的一株花带走，没想到却搬不动，仔细一看，花根已经穿过花盆底部的窟窿，深深地扎到大山的泥土里。这个老兵当时眼泪就下来了。连一株娇嫩的小花都能在这儿扎根，何况我一个男子汉！老兵当即撤回申请，留在部队继续艰苦奋斗，不走了。李迪之所以对这件事很感慨，我想他也是以此自喻自警吧。

李迪的创作活力源于他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对生活的热爱，而他投入真情的写作，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从确定采写对象开始，他便将感情投入进去，和人家一起哭，一起笑，对人家的事比对自己的事还上心；写作中，更是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暗自伤神，任泪水滴落在键盘上。这种状态，在他创作《花自飘零》和《丹东看守所的故事》等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当记者的总爱说，置身其中，跳出事外，强调的是客观冷静对于判断力的重要。李迪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全情融入中体验思索，判断是非，该褒该贬，爱憎分明。

再如，李迪的平民意识也是在部队形成的。

李迪是干部子弟，又是在北京名校师大附中上学，而他当兵的那个年代，部队里面多是云贵川一带的农村兵，且家境普遍比较贫寒，和这些同志结为同甘共苦的战友，李迪的身上早就没有了优越感、纨绔气。再加上新兵入伍的第一课就是大讲人民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民至上的意识便植入了他的基因。

李迪离开部队以后，又陆续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及公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人员包括工人、农民、警察、职员、加油员、打工者等不同的人群，但几乎无一例外写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扎根人民，体察民情，掘生活深井，汲源头活水，关注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记录当代中国大变革中小人物的命运，非常难能可贵。

我搞了一辈子新闻，常以把新闻事件或者新闻人物报道出去为满足，而李迪的工作常态，却是在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挖出新闻事件，写出新闻人物，为创造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树碑立传，令人感佩。

再如，李迪的家国情怀也是在部队生发的。

一日从军，终身许国。李迪当过某师宣传队的创作员，在上世纪70年代“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创作过一些激励官兵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对口词、快板书等节目，想必自己也从中受到感染，青春的热血曾经沸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家国情怀从幼稚到深沉，没想到最后竟以一部作品成就了报国的志向。

《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是李迪一生中最后两部作品。这两本书写的都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题材，他的倾情投入就像士兵坚守阵地或者进攻山头一样，完全可以看成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而进行的拼搏与奋斗。尤其在创作《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时候，他不顾年大体弱，地冻天寒，一头扎进湘西的大山。积劳成疾后，仍在病榻上坚持写作，直到写完十几万字的最后一个字，果真像战士一样倒在了誓死坚守的阵地上。这个悲壮的事实刷新了我的认知，我真想大声地告诉李迪的那位老班长：“李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好兵！”

在我的家里，至今挂着一幅珍贵的国画，那是李迪请他的战友、画家刘学伦为我画的，画面呈现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岳母刺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岳母在岳飞宽阔健壮的后背上刺下的四个字，永远振聋发聩：精忠报国！

我想，这既是李迪对我的勉励，同时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流露呢？

从深入生活的践行者到人民的歌者

□高　伟

李迪的文学道路，是一条践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理的探求之路、成功之路。

李迪创作勤奋，著作等身，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儿童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翻阅这些作品以及作者自己的创作谈，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着作者深入生活一线的影子，就算是小说，也都有着纪实性的品格，都有着折枝带露、带着真实生活气息的品质。尤其是他近十年来的作品，是李迪深入生活、用纪实文学的手法，为时代记录，为人民讴歌。回看李迪近年来的创作，几乎都是他深入生活、发现生活的所作，如反映兰花案件的《血色兰花》，由个人命运体现时代变迁的《花自飘零》，石油领域的小人物《004号水井房》，追忆部队宣传队生活的《宣传队》，反映公安战线群体和个人的《铁军亲人——无锡警察故事》《警官王快乐》《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凌晨探案》《徐州刑警》，反映扫黑除恶的《黑案》，讲述石油战线普通加油工命运的《加油站的故事》，展现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的《永和人家的故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以及他近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上的大量的纪实文学，无论是作品中的素材、人物、故事，还是创作的灵感和激情，都源自于生活，对应的是当下火热的现实，反映的是时代精神。现实主义写作在李迪这里，不仅是立场、观念，还是安身立命的方法论。正是这种贴近生活大地的创作姿态，给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和永远充沛的创作激情。

纵观李迪的文学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以《傍晚敲门的女人》为代表作登上文坛；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是他游走日本、远离文坛，创作上彷徨困顿、停滞的阶段；9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是李迪重返文坛、创作井喷（我戏称之为“老树新花”）的阶段，这个时期，李迪真诚地响应了中国作协的“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大大小小许多采访活动，是李迪深入生活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也是李迪从创作理念上更加笃信“生活是文学创作唯一的源泉”这一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并且一直自觉地将此坚持、贯彻于自己的创作时期，这也是李迪文学创作最为成熟和重要的时期。仅2016年，为了创作反映警察生活的作品，他三下扬州创作了《社区民警是怎样炼成的》，四下徐州创作了《面对太湖春暖花开》），六下无锡创作了《铁军亲人——无锡警察故事》《警官王快乐》，加上之前七下丹东看守所创作的《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这些都成为作家深入生活的传奇和典范，成为他自己作为经验总结的“创作谈”。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在创作谈里写道：“生活是口井，找到井，有水喝！”

作为好朋友，我见证了他在这条道路上从探索到自觉实践的曲折和欢喜。对于作家深入生活，李迪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深入一线生活，作为一种必有的功课自觉地纳入到创作的过程之中。他非常重视采访，积累了一整套关于采访的经验，他会提前给他们发采访题目，要求他们不说套话，就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他会随时在采访过程中抓住采访对象说出来的极具生活气息和光彩的句子，作为点睛之笔，有的甚至就拿来做了题目，比如收在《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里的篇名《就是悬崖我也要跳》《让我在山上把眼泪哭干》。他极为重视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和细节。《004号水井房》是李迪2012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下三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石油工人生活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了写好这篇反映新疆农民工坚守沙漠、默默奉献的报告文学作品，他三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这篇8000字的报告文学《004号水井房》，获得了第23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评选金奖，根据这篇作品改编拍摄的电影《水滴之梦》，也拍得感人至深。李迪说过，假知没有他的第三次再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就绝不会有后来的这部作品令人落泪的结尾，就不会有这部作品的成功。可见他的深入生活，绝不是比画一下，说说而已，而是按照文学的创作规律，认认真真地落实在具体的创作中。

李迪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论是他早期的文学创作，还是后来的纪实文学或者非虚构小说，他标志性的灵动鲜活的语言，跳动着一种遮蔽不住的热络，极具来自生活土地的感染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小说家的才情。近十多年来，他越来越关注时代社会，把精力逐渐放到报告文学或者非虚构文体的创作上来，他越深入到现实生活的一线，越加感到了作家身上的责任感。就像他在一篇创作谈里写到的：“在这样的地方，面对这样的人，我无法不去写他们。”当他用他特有的激情、幽默、灵动鲜活的语言，书写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中国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李迪已经选择了一条为人民而写作的道路，自觉地把为时代和为人民而歌的责任担在肩头。铁凝主席在《一位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家》的文章里说：他是多么喜欢“故事”这个词，而他正是一个讲中国故事、传中国精神的作家。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广袤的大地与奋进的人民，感受到在一个一个人物身上、一个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战斗者、劳动者身上那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力。这样一个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是人民的歌者。

当一个作家，把他的心和情都奉献给人民的时候，他就有了将自己的文学事业融化为时代书写的自觉，他的写作就代表了大地的声音。正是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在寻找、感动和激情的创作中，李迪自然而勇敢地完成了从践行深入生活的作家，到为时代为人民代言的歌者的跨越，成为一位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的作家。他在给《警官王快乐》的原型、社区民警陈先岩的签名上写了“人民至上”，这里的“人民至上”绝不是口号，而是确确实实把创作的主体对准人民，把情感和笔墨都聚焦在反映底层生活的小人物身上。写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悲喜而歌哭，代表着李迪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责任和精神。

李迪有一种发乎人性深处的生命意识、悲悯情怀，以及他对生命万物有一种特别的善意，他的家里常年收养着十几只被丢弃的流浪猫狗。在生活中，面对弱势人群的时候，他总是善良、慷慨仗义。这种对于生命的悲悯，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他对于小人物的关注。他创作的多是小人物的故事，社区派出所的片警、看守所的囚犯、苦守在新疆沙漠里的农民工兄弟，在李迪的眼里，他们都同样值得尊重，值得书写。李迪是真正将自己的身心融化在创作之中的作家，记得他曾亲口对我讲他创作的《你可知道，那草帽在何方》时的情景。这是一篇李迪参加公安部“清网行动”采访之后创作的警察抓逃犯的作品。为了让自己融化在主人公的情感之中，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遍遍放着日本电影《人证》里的插曲《草帽歌》，边哭边写，边写边哭，熟悉他创作状态的老伴魏老师经常隔着门喊：老李，别哭了啊，吃饭吧。正是因为李迪的这种身心共情的燃烧，使他的作品洋溢着一种蓬勃的激情，明亮的品质和人性的温度，令人感动和振奋。

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完成，是在他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以坚韧的毅力，以对人民高度负责、对无限热爱的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支撑下完成的，虽然这只是一个人默默的咬牙坚持，但其中的艰难卓绝以及高贵的人格精神，足以感天动地。这是他一个人的战争，这是他拼尽全力的最后一战，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他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他像一个战士，倒在了自己写作的岗位上。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奋力向前的姿态，让人不由得想起他在书中的一章用过的篇名：就是悬崖我也要跳！他奋不顾身的最后一战和轰然倒下，把自己升格为一个慷慨赴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壮士。

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到为时代讴歌，为人民写作，成为时代的记录者、人民的歌者，李迪的文学道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李迪虽去，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活在朋友的爱戴之中，他的作品也将因为承载了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昂扬奋进的精神，而永远流传。